

THE CHINESE 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59

中國書局

大學子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身助行道

虛齋先生舊續蒙引初稿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  
以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  
徒務辨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  
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世道也有如  
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頗知所用心  
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

書間以其所窺見者語諸同儕要亦  
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訝為迂  
遠而厭聽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以  
備遺忘庚子歲赴會試收實行囊既  
而冗中翻目遺之至京檢覓不得意  
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遂復有錄  
更三閱歲故錄復得之家中參會前

後所錄詞意重復者過半又有前後  
異見至一句而二三其說者皆未暇  
刪次也祿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  
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棄置則  
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  
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畧會  
而次之先剪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

四書蒙引 卷之五  
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  
他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  
而正焉名曰蒙引初稿明非定說也  
四書及易經諸卷槩有之今已騰出  
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二卦張國信  
輩借抄因道其故以示之

弘治甲子歲七月朔晉江蔡清書

重刊四書蒙引叙

虛齋蔡子四書說十五卷坊間有舊  
刻其徒李子亦刻之蜀林子病其荒  
亂弗理也取而更訂之病其缺逸弗  
備也取而補完之書成將刻之葉氏  
或曰是書之繁若非聖人易簡之旨  
也或曰是書之繁若非學者業舉之

便也林子曰是何言與聖人之道有  
舍博而趨約者與舉子之學有舍道  
而攻文者與夫聖人之道載諸經備  
諸考亭蔡子之書則攻堅發微而考  
亭是翼也間其蔓詞牘義若近於繁  
瑣然皆非有馳於外固反約者之所  
不廢也夫苟由此以入道則自博而

之約是書固吾之筌蹄也何軋於聖  
人夫苟由此以業舉則據理而成章  
是書固吾之根本也何妨於舉業曰  
博約之教似矣然世有病傳註之支  
離欲從簡易以至道者而此書不尤  
支離也與曰聖人作經以明道賢人  
因經以作傳學者以傳而求經傳註

聖人所不廢也支離之說起於陸氏  
而非聖人之所予也夫陸氏自處太  
高觀其六經註我之言則正經猶在  
所忽况傳註乎然非學者之所可及  
也且如性善之說有漢唐宋諸儒之  
不了今三尺童子能言之豈三尺童  
子賢於楊韓蘇胡諸公與毋亦傳註

之功爾如必以傳註為支離則聖人  
贊易數言足矣乃有十翼而文言之  
旨至於疊見而不已毋亦支離之甚  
與或曰此書之不為支離則吾既得  
聞命矣謂無妨於舉業其詳可得聞  
與曰若知業舉之所起乎士生天地  
學與仕而已學所以求其仕也仕所

以行其學也科舉之學古無有也選  
舉法廢姑由此以入仕爾而非其本  
也故古人務學而已爾舉非所先也  
學至而舉隨之矣今舍學不務而苟  
且時文以謀仕憚繁不學而剽竊陳  
言以攻舉不旣失其本乎本失則內  
之不足以語學外之不足以語仕體

用胥失而皆由於學術之差乃不自  
省而反屑屑吾言之惑不其舛與或  
者聞林子之言欣然而起再拜曰昔  
者惑聞吾子之教今知方矣然天下  
之不若予者或寡矣不可使吾一人  
者獨聞之也林子悟乃書其言於編  
端以遍告學者

嘉靖丁亥中秋日次崖林希元撰

1527

用者矣可皆由人學之入學必先

四書象引卷之一

南京國子監祭酒蔡清著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敖鯤重訂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大學章句序

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備於三代廢於  
周衰傳於孔子曾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程  
子發明透徹於朱子自三代而上其教行於天下自孔曾而  
下其法僅傳於天下而已○原聖賢之所以著是書者以是  
教法不行於天下故為是書以傳是法於後世也夫法不行  
則天下無善治法不傳則萬世終無善治矣此聖賢之意將



以為萬世開太平者也。○聖賢之所以明道立教者無他止  
是要人各自復其性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事。聖賢亦無性  
外之功。性即明德也。大學之法即修道之教也。○大學二字  
有以道術言者。如大學之道之類。有以學術言者。如入小學  
入大學之類。有以其書言者。如大學之書之類。大抵三者亦  
相須而有也。○此書所以名大學者。正以其所載皆大學之  
道也。原在禮記中。即用篇首大學之道之大學二字為篇名。  
如論語學而為政之類。○大學二字。無經傳言章句者。經傳  
之章句也。本集註也不曰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二書言  
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自定而大學

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了。血脉貫通。元只是一篇  
文字。朱子則為之區別。其章句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  
也。言章則句在其中矣。○言章句亦謙辭也。如近時陳選公  
註小學亦只題曰句讀云。○論孟註曰集註者亦謙辭也。述  
而不作之意也。或曰論孟多是集儒先之說。而大學中庸則  
一出於朱子之自為說。故不曰集註而曰章句。然所引呂氏  
數說亦未嘗不集諸儒先也。况論孟亦未嘗言章句皆是集儒  
先者。可見其說亦未通。還是謙辭。○或又曰章句似指經傳  
言未見其為指註。然考之大學序。雖若無所據。及觀中庸序  
分明以章句對或問言。安得謂非指註。邪。蓋註之云者。即

所以章之句之也不然則章句之指不白故名其註曰章句耳又朱子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則章句非註而何○大學章句序此五字當連串看不必依吳氏謂某段序大學又某段序章句也如曰詩傳序曰書傳序曰易傳序初非謂序詩書等字又序其傳也蓋雖作章句序自須首及夫大學之書所由作矣詩書等傳序皆然○序者序大學之章句所為作也使朱子不作章句則亦無由有此序矣益以見此五字當連串看而章句二字亦當重看矣○按此序作於淳熙己酉二月甲子距所生紹興庚戌是為六十歲中庸亦序是年之三月戊申年譜註云二書之成久矣不輟脩改

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又按朱子於癸酉年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其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於釋老之說皆非也蓋是時方得大學而業之所謂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又至庚申年七十一歲易箒之前三日尚修改大學誠意章而其戊午年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乎實次第可以絕筆以此觀之信乎是書之成久矣不輟修改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耳○此序愚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為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為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

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為傳義以發其意為第  
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為第四  
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各節皆有箇開合其末兩節開合  
意亦如孟子一治一亂章每叙生民之害而歸功於禹與周  
公孔子及已之所以辯揚墨者學者詳之愚此說與東陽及  
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覽者其擇焉○按此序東陽  
許氏分作三節看似有未當者蓋以篇首至非後世之所能  
及也為第一節則不知首一句之為綱要未當也以及周之  
衰至壞亂極矣為第二節則是於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處忽  
畧看過了且不知壞亂極矣此語正以起下文天運循環云

云是亦未當也又以天運循環至篇末為第三節雖於程子  
之表章是書者知所發明而於朱子之所為作章句以俟後  
之君子者全欠提掇是亦未見其有的然分曉處蓋從上面  
便已截得不是了吾輩更相與詳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即所謂大學之道也○上大學字指經  
傳下大學字指學校古之一字疑只是指三代也或謂聖人  
者先天而天弗違安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時全不知有是  
教法耶且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分  
明是明德新民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堯以是自治亦

未必不以是教人豈必皆至三代然後有是教法耳曰固然  
矣但按此大學二字乃是對小學而言惟三代之世方有小  
學大學之別若羲農黃帝堯舜之世雖有此教法而或未有  
如此之備也故曰此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  
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則所謂大  
學之書者然也乃知此古字指三代意居多不必太泥以為  
無義農黃帝堯舜言

蓋自天降生民

生民二字相帶連如所謂下民烝民是也謂之生民者即孟  
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以其生生不絕也所謂生物亦然謂

之降者天在上生民在下故取降義也此本之書所謂天降  
下民云

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  
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  
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  
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仁義禮智人之四德亦  
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  
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  
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金水之神也神字精妙

○一說既盡也春秋曰日有食之既此說未當為礙莫不字  
看來既字只作已字解黃氏洵饒亦曰既者已然之詞○蓋  
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天以五行  
造化人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故木之理為仁火之理為禮  
金之理為義水之理為智惟無是人則已既有是人則必稟  
是五行之氣方成箇人既稟是五行之氣以為人則必具是  
五行之理以為人之性矣此必然之理也故曰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原來造化只是一氣一  
氣分為二曰陰陽而陰陽又各分為一則曰木火金水而土  
寄居四者之中合而謂之五行矣蓋陽之初為木其理在人

則為仁陽之盛為火其理在人則為禮陰之初為金於人則  
為義陰之極為水於人則為智土寄旺於四行為信信則止  
是仁義禮智之實然者也蓋天人一理也此即所謂天命之  
謂性也不然人何緣有是仁義禮智之性邪故曰蓋自天降  
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性情實非兩物大  
學言性而情在其中矣○或問陽之初為木其盛為火陰之  
初為金其極為水然則先儒所謂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  
其即此義邪曰然蓋仁之惻隱方自內出而禮之恭敬則已  
盡發於外此可見陽之健而為造化之出機也義之羞惡方  
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此可見陰之順而為造

化之入機也此健順所以統乎五常也○五行之理無所不貫天之五氣地之五方人之五性與凡物之五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無不恰恰相當者信乎天地人物一氣也  
仁義禮智四字之義

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

已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悖也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峰胡氏乃自謂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豈可只用以解智字而與仁義禮相為列者乎○至於番易沈氏解智字之義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闊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言者不應解得太重也○按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

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  
智守曰信此雖皆是因情以著性即用以明體然仁義禮智  
四字却排列看得可見聖賢之見自真非如後世一二儒者  
搜索於文字之末自附以胸臆之見者所能到也今此四字  
朱子既無明訓可述學者又不可妄為之說則只當以孟子  
周子之說為據蓋仁即是惻隱之理之具於心者也義是羞  
惡之理之具於心者也禮智倣此○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  
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樽節之理智  
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為精  
當前此偶忘却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  
也亦是此理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止而全之也

新安陳氏謂氣有清濁質有粹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  
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然愚以為氣之清者質亦多粹氣  
之濁者質亦多駁故知之至者行亦至知且不能况於行乎  
此清濁粹駁之說又當貫而一之也故本序亦以知而全之  
為文而下文亦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云云蓋聰明睿智則  
自能盡性矣中庸道其不行矣夫章句曰由不明故不行可

見知行二者之元自相須也○天地間事物各以類聚故清者多粹濁者多駁智者往往多賢愚者亦往往多不肖故氣質合着為是但當以清濁歸之氣粹駁歸之質此則自不容混也○世固亦有能知而不能行者則是氣雖清而質不粹亦有力行工夫至而知上少欠者則是質不粹而氣不甚清如中庸言道之不行不明皆以智愚賢不肖分說亦可見矣但其下即註云由不明故不行尤可明其非介然為二項也○清者能知濁者不能知粹者能全駁者不能全此序文之旨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愚者不及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不肖者不及則以知屬賢不肖行屬智愚與此不同何

也蓋此處是正論中庸是互換論之以見其得此失彼之意况其註云智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亦何嘗以知屬賢不肖行屬智愚哉但知之過者既以為不足行不及知者又不知所以行是全廢却行了此道之所以不行行之過者既以為不足知不及行者又不求所以知是全廢却知了此道之所以不明意各有當也○性與氣質一時齊有氣質所以載是性者也故能為性之明晦通塞○凡單言氣自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



質如火炭氣如炭之熱處質如土氣如土之溫冷處此只言  
氣質之稟不齊而物欲之蔽在其中矣若氣稟清明則自無  
物欲之累也○按先儒謂耳目之精明為魄口鼻之噓吸為  
魂此說固有自來但或者就欲以此分屬氣質則泥矣蓋此  
處不容以分屬如云魂游魄降散而為變亦不可專以魄屬  
耳目魂屬口鼻也要之耳目口鼻之類皆有鬼有鬼耳目口  
鼻之體鬼也質也耳目之聰明口鼻之呼吸鬼也氣也故大  
傳只曰鬼游為變鬼既游則鬼自降矣若以鬼鬼分屬則又  
自有當分屬處○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  
能離乎土也性惟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惟

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  
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  
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  
出於已形之後其非相對而竝出也昭昭矣愚謂真氏此說  
蓋以申張子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之說竊疑天地之性究竟  
亦只是陰陽五行之理耳陰陽五行之理即便有清濁厚薄  
矣故先儒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愚終不能釋然也○真氏  
以水喻性以土喻氣是也然水固亦有清濁之不同而無關  
於後來之土滓者且水所從來亦係土氣也理安得獨虛空  
為一物乎此疑尚未能解○金之氣盛而木之氣衰大槩為

人剛果處多於溫柔木之氣盛而金之氣衰大槩為人溫柔處多於剛果推此類求之氣稟之說可得矣○以理對氣質而言則氣質實而理虛以氣對質而言則質實而氣虛虛者常托乎實者蓋理與氣質元不相離而氣之與質尤不相離氣質者理之所合而質者又氣之所凝也

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者也於天下之理無所不聞曰聰無所不見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無所不灼曰智通者入於微之謂也○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

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體睿是深通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許氏曰禮智之智性之名睿智之智質之稱愚謂聰明睿智字與上文知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字與上文全之也相應則睿智之智與禮智之智似不同矣但朱子嘗曰只是一箇智通上下而言睿智是擴充得較大蓋智者人之所同睿智者聖人之所獨也○能盡其性之盡字依吳氏程說當為上聲然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理正與此同而朱子不註上聲則知作去聲讀本自無害何必獨為異也○聰明睿智則於性之所有無所不知能盡其性則全之不假言矣此所謂生知安行也所謂明於庶物

四書家疏  
大學卷之一  
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

天必命之者據其理勢之必然而云也○君師只是一人以其身都治教之責故兼稱君師如云守令民之師帥也亦只是一箇人以其教化所自出而言曰師自其統率之而言則曰帥新安陳氏曰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畧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使之治而教之

不曰使之教之而曰使之治而教之者君師之道一也然不曰教而治之而必先之以治者蓋不先有以治之則教無由

施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亦以教次治也○此序治教二字就在上者言復性二字就在下者皆緊要字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是人皆有是明德也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即所謂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者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是聖人能自明其明德而止於至善者新民之本也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所謂明明德於天下新民之事也無他物也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

萬物之靈則分明是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者矣又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則又分明是民生氣稟不齊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又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亦即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者也其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亦即泰誓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也蓋萬古只是這箇道理聖賢者自能見得其言未必皆有祖述也惟其見得此

### 分明故大有擔當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號曰伏羲者以能馴伏犧牲教人肉食也曰神農者以能知五穀之可養人而教民樹藝也曰黃帝者黃土色以其有土德之瑞故稱焉帝者主宰天下之稱也以上三帝皆是號非謚也亦非名也○謚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此不足憑據書四岳薦舜於堯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舜乃其名也○又書傳曰堯唐帝名則少微鑑以為謚者非矣况謚法作於周而夏商之君猶皆以名號稱或以甲子為號安得謂堯舜便是謚况舜方側微無恙日如何便已稱謚乎○今世

所傳謚法出於司馬遷多不足信如論語所引錫民爵位曰  
文之說於理最遠與夫勤學好問為文者蓋只是司馬遷取  
諸論語二章之言而附會之決非周公之舊也使朱子若得  
再修改集註意此皆在所刪矣○禹亦名也故書載舜曰來  
禹云○論語註曰履蓋湯名則湯其號也伊尹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殆非名其君也

繼天立極

繼天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天既與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各復  
其性聖人則繼而教之使復其性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也所  
謂聖人成能也○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綸

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  
上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其  
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  
師之道合而為一也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按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  
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道如畫八卦之文制婚  
娶之禮與夫垂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舜言之  
况時有龍官雲師之屬則教民之職固有所主矣○雲峰胡  
氏曰司徒之官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胄子謂天子

之元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不及元士之子出書傳胥  
子不及元士蓋唐虞之制也大學序兼元士之適子言主二  
代之制也○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教  
敷五教在寬是司徒之職統教百姓也又帝曰夔命汝典樂  
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是典樂之官  
專教胥子也○統教百姓教以五倫專教胥子加之以樂○  
五倫不但以教百姓其教胥子亦以是為先務然必加之以  
樂者何也朱子謂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  
樂之教尤親切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存這

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  
了他性情此說最盡蓋胥子他日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視諸凡民不同故聖人又專官以教之樂○古人所以教胥  
子以樂者蓋以其聲律之和舞蹈之節有以蕩滌邪穢流通  
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故古人重之後  
世此意泯然矣宜人才之不如古也或謂按書傳樂能斟酌  
飽滿要兼此意說方是然按經文下面直而溫寬而栗云  
本無斟酌飽滿意也禮士無故不去琴瑟可見古人重樂堯  
舜時惟胥子教以樂至三代時則小學之教皆用樂矣故曰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曰職曰官互文

也。猶中庸云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考之。經典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則小學大學之分已肇於此時矣。故李泰伯哀州學記云：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四代謂虞夏商周也。○新安陳氏謂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夫有教則有學，何謂學之名未聞？若謂小學大學之名未聞，則或可也。然按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上下之別蓋亦大小之意矣。○雖曰當其時尚未有許多大小之節，然以理言之，教人之序必先自其小者近者而後及其大者遠者。聖人教人，因才而篤，必不只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也。故知

當時之教亦必兼有小學大學道理在其中。○司徒本掌邦教，不曰司教，不曰司士，而曰司徒者，周禮註云：教官之職大而德行則教之，小而徒役則司之。司至於徒則教官所司皆舉矣。故其中有云：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所由設也。由欲復民之性也。此復字指在上之人言。○聖人繼天立極，主教於上而設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其人存則其政舉矣。○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前論其理，此實以事。○蓋自天降生民，至典樂之官所由

設也。此即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也。宇宙間只有此三者而已。無他物也。外此則異端矣。

三代之隆。此句與下文及周之衰相應。

其法寔備。寔備者漸次而備也。見得夏商時猶有未備者。直至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然後為備。如下文所云大小之節。其詳如許。夏商安得有之。且如五禮六樂。載於周禮者。則夏商禮樂皆在焉。豈非至周始備耶。

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大抵王宮國都皆有小學。閭巷惟有小學。無大學。或說王宮國都止有大學。必如其說。則王公至卿大夫子弟當入小學。

之時。便當出就閭巷間乎。抑或躡等而為大學之事乎。若謂閭巷間亦有大學。則古者大國不過百里。雖使民間俊秀。暴糧就學。亦未為甚遠涉也。且安知先王無以處之乎。况民間俊秀。自無幾。安得立許多大學乎。天下無理外之事。此當以理酌之。秦火之後。諸儒之說未可盡信也。○一說民間當亦有大學。庠序校是也。孟子集註以庠序校為鄉學者。以其不在國都也。班固食貨志云。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既曰移鄉學于庠序。則有大小之別矣。可見民間亦有大學也。班氏此說。雖云述古。大抵多附會。不可盡信。○愚按孟子註庠序校皆鄉學名。惟學為國



學則是庠序校皆為小學國學則大學而惟庶民之俊秀得與焉者也然則王宮國都宜有小學而閭巷不宜有大學矣何也古者家有塾謂民間也則天子諸侯之家乃容無小學乎庶民惟俊秀者年十五方得入大學不得人人與也既不得人人與則是獨舉而進之於大學大學宜非閭巷在在者矣况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同學何得謂大學不在國都乎○古者庶民子弟自八歲入小學至十四歲於其為人子為人弟為人少者之行凡百做人之事學之亦畧備矣故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惟俊秀者乃進而教之以盡心知性之學經國濟世之道○東

陽許氏據註疏言閭里以上凡州黨族遂縣鄣皆有學但閭里之塾為小學餘皆大學其說蓋以二十五家同一塾則舉境內皆有塾矣既就塾而學猶未是小學而外此別有小學乎故謂此外皆大學各隨其遠近所在而入焉以其不在國都故均謂之鄉學也然愚謂古者封建之制不似今日一統之廣漠故今制須逐府州縣各有大學也當時始封大國要不過一二百里勢不容有許多大學故愚謂秦火後諸儒之言未可盡信也○文獻通考郡國鄉黨之學條云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註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又註古者合二十五家而

為之門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又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語于郊本註云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班固食貨志曰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萬二千五百戶也云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

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于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時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觀四代之學皆以老為重如此則人於群居長幼之際信不可輕也○王宮有學王都亦有學乎王都即王者之國都也國都有學公宮亦有學乎曰王宮有學公宮可

知矣○王宮王朝之內也國都諸侯所都之地戴記保傳篇  
註云大學在王宮之東朱子蓋本於此周禮五比為閭比二  
十五家也里門曰閭直曰街曲而小者曰巷○勿軒熊氏謂  
保傳篇云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  
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旣云束髮就大學則正是年十  
五之時與大學序之說合也○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予惟  
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  
之元子以至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  
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  
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亦時故得以自入

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  
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  
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  
已矣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  
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元瓦  
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  
又安能終歲累糧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  
之外勢固有不得已者也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灑水於地曰灑以帚去塵土曰掃○番易齊氏曰洒掃內則

所謂鷄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養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亦見小學明長幼之序篇小學註曰糞與拚奮同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却行也扱斂取也初以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舉箕掃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袂障帚却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向斂取其塵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應對者應惟敬對也應短而對長應如應曰諾對如孔子對曰云云可見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

有命之應惟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咤詔之則拵口而對之類註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咤辟咤詔

之傾頭與語也○小學註與此小異曰負劍即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辟偏也咤口旁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

五禮吉凶軍賓加

吉禮十有二所以事邦國之鬼神示鬼者人鬼神者天神示音其與祗同地神也

吉禮十二

一禋祀祀昊天上帝○取精意以享之義○二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也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

會十二次○三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禋燎謂燔柴而不實以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觀古風字禋於宙切燎火以祭日禋出玉篇本門○四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血祭者貴氣臭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門戶竈行中雷也五嶽者東泰山南衡山西華山北恒山中嵩山○五狸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狸謂藏諸地祭川澤曰沈謂置諸水也狸音埋○六醜辜祭四方百物○醜者肆而磔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以上三者所以祭地祇醜乎逼反○七肆獻裸享先王○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也獻者獻牲禮

謂薦腥也裸者灌以鬱鬯謂獻尸求神也肆音剔裸音灌○八饋食享先王○饋食者言有黍稷也祭先灌次獻腥次獻熟次饋食凡祭皆然互相備也○九祠春享先王○春物生未有以享故曰祠○十禴夏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禴餘若反○十一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十二蒸冬享先王○冬庶物盛多故曰蒸此六者所以享人鬼蒸之承反

凶禮五所以哀邦國之憂

一喪禮哀死亡○死以氣言亡以形言喪禮則有賻贈之類  
二荒禮哀凶札○凶謂歲歉札謂民病荒禮則有散利之類

三弔禮哀禍災○禍與福乖災與祥違吊禮則有慰問之類  
四禴禮哀圍敗○圍謂國受圍敗謂兵敗績禴則會其財物  
以補之○五恤禮哀寇亂○兵作於外為寇寇作於內為亂  
恤禮則出其兵師以救之

賓禮八所以親邦國

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見音現○夏見曰宗○  
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覲勤也欲其勤於王事○  
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不期而皆至○時見曰會○時見  
者言其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  
殷見曰同○殷衆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

而命以政焉○時聘曰問○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  
之焉○殷覲曰視○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  
使卿以太禮衆聘焉覲音眺

軍禮五所以同邦國

一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坐作進退  
以鼓鐸鐳為之節而不可亂○二大均之禮恤衆也以士  
地人民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因地以命賦因家以起役均之  
所以恤之也○三大田之禮簡衆也以教戰為主所以簡其  
能也因田習兵閱其車役之數○四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  
作為主所以任其力也城郭道涂之脩宮室橋塹之役○五

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建國為主所以合其民也以正封疆溝  
塗之固

嘉禮六所以親萬民

嘉與吉不同嘉禮飲宴用吉禮祭祀用○以飲食之禮親宗  
族兄弟○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  
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王之故舊朋友也蓋為世子時共  
學者○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有體薦燕有折俎  
賓客謂朝聘者諸侯來朝曰賓其臣曰客○以脤膾之禮親  
兄弟之國○脤膾胙肉也分賜兄弟之國同福祿也脤音腎  
膾音煩○以嘉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慶賀之也

樂

一雲門○黃帝樂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  
以祀天神周禮註門言其所出謂其德如雲之出也○二咸  
池○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備故周人夏至舞之以  
祭地示周禮註言其德無所不施也○三大磬○舜樂磬紹  
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  
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七政日月五星也十二州者青  
兗冀荆梁雍豫徐揚九州之外又有幽并營三州也四望之  
祀蓋書所謂望于山川者○四大夏○禹樂夏大也以其能  
大堯舜之德而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大川周禮註言其

四書考索  
卷之一  
德能大中國也○五大渡○一名韶濩湯樂也濩護也湯寬  
仁而能救護生民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周禮註言能使天  
下得所也○六大武○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  
陣歸以太簇無射周禮註言能成武功也

五射之目

一白矢○言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  
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  
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衰周禮釋文音讓謂臣與君射  
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矢貫侯如  
井字之容儀

五御之目

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  
車之行鸞在衡上近馬和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  
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  
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  
又雜然而響皆不合節奏○二逐水曲○謂御車隨逐水勢  
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御之常逐水曲者御之變○  
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韻府載禮設車宮轅門註君止宿  
險阻之處次車以為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四舞交衢○  
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



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

六畫之日

一象形○謂象其形也註以為如日月字是也然以今日月字觀之則若不甚類何也蓋古字用篆不似今之楷書楷書已多失古意矣以古篆言如日字日本是○圓圍也今作日則方圍矣員圍者渾淪一體奇也其中一點又中實之象亦奇也有是獨尊無對之意長員不虧之道皆陽一而實之義也非象形乎如月字月不是月側而缺也以不得如日之

尊也故側之以不得如日之長員也故缺之即陰半於陽之義偶象也其中用二短畫子亦偶數也非象形乎又如山川

艸字个个

中正凸凹一二三四之類皆宛然其形也餘可以

類而推○會意○註謂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中心為忠

如心為恕之類是切當矣但曰會如人意人字似無據也今以其類推之如日月為明至明莫如日月也丘山為岳丘山莫失乎岳也日出平地之上為旦日之未明為昧山之所宗為崇山之首領處為嶺皆會意而成者也先儒程氏云力田為男蓋所謂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也女帚為婦蓋呂公謂劉季曰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是也亦會意類也○三轉註○

舊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此說蓋以考為父故得謂與考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遠矣董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註當是以此一字既為此義用又轉註為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註也今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為中的之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轉而為指趣之指謂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乎前也轉而為反報之反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為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好以其人為好也轉而為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為好會之

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為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為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為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為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繩繩相繼也轉而為踈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為數密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又或別更其音於義皆為轉註也○四處事○舊註謂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玉篇作指事於味為長其註亦云指事為字上下之類是也董氏謂人目為見兩戶相向為門兩手合下為拜義至切矣抑不但見也不見為覓占而見之謂覘不但門也門之有橫木

為開門之常合者為閤不但兩手合下為拜也手之所包為  
抱手之所共者為拱凡此皆直指其事而為之字者也○五  
假借○舊註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註意蓋謂令本命令  
以其能令之借為令尹也長本長幼以其實長之借為官長  
也然此義類於假借未見端的董氏更之云能本獸也以其  
最有才力而借為才能之能豪本山中豕屬獸之最雄傑者  
也因借為豪傑之豪愚謂如流者水也以其不返而借為人  
之流蕩木植物也以其朴鈍而借為人之木魯理本王之理  
也而借以為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為精妙之  
妙凡此之類皆為假借而用者○六諧聲○本一字以定其

形而附他字以諧其聲也舊註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工  
可為聲也又曰江河之類是上形下聲蓋先從水而後從工  
可也此上下蓋只是先後之義又曰娑娑之類是上聲下形  
愚謂霜霖之類是上形下聲又曰圍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闐  
闐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愚按闐闐與圍國同是外形內聲  
此蓋寫者之誤也甚矣字之不可苟也天下之字歸於六書  
考文為三重之一古者天子常使行人正四方之字使同文  
焉學者最不可以已意增損點畫易置上下也畧有增損易  
置即是別字或不成字如木之一字右上加一點則為朮左  
上加一點則為米或下加一畫則為本上加一畫則為末上

四書考  
大學卷之一  
書稍短則為未其可少有苟哉又如水上加一點則為水清  
少一點則為清盲本膏盲也目其下則為盲辨本明辨也力  
其中則為辨至如枝之於技果之與杲形差毫厘義隔千里  
可不慎哉故程子作字甚敬也

九數之目

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即今方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  
布以御交貿變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  
穀之類交是買賣貿是典約變易是權換○三衰分以御貴  
賤廩稅○此是理會官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之類廩是廩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

御積幕方員○積幕如今倉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員  
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中裝載貨物  
用錐探其淺深便知其多少員器作如何筭方器作如何筭  
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  
方子打筭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許多人工如作屋亦可筭  
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  
均是道理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裘足如自某處到某  
處用力幾何裘足幾何之類○七盈胸以御隱雜互見○盈  
是多胸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則尤不可  
見由其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半或大半或小

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筭錢逐件除下零細底截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筭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有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筭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為勾直為股斜為弦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理之遠可以測知此筭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為勾尺梢為股尺頭與尺梢盡處相去為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曰文文詳於節

也此二字似移易不得若曰洒掃應對進退之文禮樂射御書數之節於義當乎學者於此亦可以識用字之法矣齊氏以為節則有品節存焉文特其文物而已却是節詳而文略矣史氏非之是也然謂以文對節而言亦對舉而互見耳則恐或未得朱子用字之意也○史氏非齊氏名物之說特證以朱子之言最得所據朱子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小學之事之所以云云此言自有斟酌終不失大學淺深之序蓋學其事謂只是由其所當然而未能究其所以然也非謂止識其名數物件便足謂之學其事也果如其說此時僅識其名數物件則入大學之日還須是補却許多習行工夫始

得不然則終身只是識其名數物件而已而又何謂之學其事而又何為之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了大來都不費力耶况後來三綱領八條月中又無此等事目其格物致知又只是窮理非追補其事也而誠意正心脩身之目又說此事不入乃知格物致知中盖自有朱子所謂學小學之事之所以者在正所謂長許多知見者也可見朱子之說自有斟酌不成熟初間僅識其名物後來又全拋了不復理會其事○在小學時於五禮六樂之類未必一一見之行事如禋祀上帝朝覲冠婚之類豈八歲以上者所宜有哉要亦講求其事理之大畧而已但不可全然謂只識其名物也如內則十歲學書畫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之類可見

天子之元子衆子止與凡民之俊秀

天子之元子繼世而有天下者也衆子亦有君國之任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他日亦莫不各有民社之寄者故皆入大學○先儒有謂爵位盛大以無為德者公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大者士也此恐是臆說無甚大義也○稱元子適子而不稱太子世子或未立故也○凡民之俊秀北史蘇綽傳萬人之秀曰俊楚詞註千人之才為俊俊偉之義○西銘曰賢其秀也漢書洛陽守吳公聞賈誼秀才召置門下秀才之名

始此漢光武名秀改秀才為茂才於是有茂才異等之名秀言其才智之秀出乎等夷也李令伯陳情表云前大守臣逵舉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或問凡民俊秀既得入大學不知公卿大夫元子衆子中之俊秀者亦得入大學否不然則是棄之矣曰非也公卿之衆子不復得為公卿大夫之衆子不復得為元子即便是凡民矣其俊秀者即便是凡民之俊秀者矣若使不得入大學寧非棄其才耶聖人無棄人如孟孫叔孫季孫皆魯桓公之後未必皆適子也如公子荆亦為衛大夫鄭子產亦公族也但適子之外非俊秀者不預耳

### 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

不止曰脩己治人而必先以窮理正心者大學以知為入門苟不先有以知之則己之當如何而脩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措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為徒窮無所存貯之地失其發用之本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而驕吝以失之矣故朱子於此二項尤提掇而不敢畧至下文則只言脩己治人之方蓋已詳於此矣窮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二字該誠意

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止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也八

四書章句 大學卷之一 三三  
歲則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教以洒掃  
應對等事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等事所教之節目也此所  
謂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也○廣字詳字應前  
備字○所以為教所教之事也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止彝倫之外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此指三代之隆時人君而言所謂  
以身教者也正可見君師之道合而為一處○皆本之人君  
躬行心得之餘兼小學大學言皆字亦可見洒掃應對進退  
等事人君亦嘗躬行過故天子之元子亦入小學本字對上  
文法字看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小學洒掃等事亦

皆為人弟為人少者之行也故曰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  
之外不止大學也民生無天子之元子以下○本之人君躬  
行心得之餘就上之為教者言民生日用彝倫就在下之學  
者言○學校之設既廣矣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既詳矣向  
使徒法而已而不本於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或異端或小道  
而或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則亦安能使人人勤學而成  
至治之俗哉

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止而各俛焉以盡其力

雲峯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吳氏程  
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兼小學大學言其學焉者則專指大學



言非也小學之事豈性分之外而人之職分不當為者乎其  
說支離矣○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  
職分當為如子弟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  
分職分是知之事俛然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所有而全  
之相照應

治隆於上應前段說上之所以為教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

之餘

云

○俗美於下應前段說下之所以為學所謂當世

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

云

上有是教治所以隆於上下有

是學俗所以美於下

及周之衰與上文三代之隆及古昔盛時相應

賢聖之君不作有德曰賢德之極其盛曰聖是皆能知其性之  
所有而全之者也

學校之政不脩學國學也校鄉學也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

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賢聖之君不作與上文所謂聰明

睿智能盡其性而本之躬行心得之餘以為教者反矣○學

校之政不脩與上文所謂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

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者反矣○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

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教因其不能而教之也化則不

能者皆能矣上行下效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因風成俗

也陵謂下陵夷謂不振頹傾也敗壞也不必依黃氏洵饒說

四書卷之二  
大學卷之二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

孔子之聖亦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

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適下氣運之衰天不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也○三代以上君師之道合而為一故曰立極曰治而教之曰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也衰周以後為君師者不能兼盡其職自孔子以及朱子只是以在下之人而代上之人任其責而已然以其不在上位故只能明其道而不能行其道所謂三代以下君師之道分而為二也此古今之所以判也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東陽許氏曰兼小學大學言是也○誦而傳之當時之人正以垂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看以字

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曲禮對經禮言皆飲食起居細微曲折之事禮之小者也其目凡三千故曰曲禮○少儀或曰少者所習之儀非也亦曲禮之類以其非大節所係故註云非長少之少也所言者洒掃射御之屬○內則者門內之儀則也所言者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類故曰內則弟子職見管子所言者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之類是也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支流猶言末流也。餘裔言餘緒也。番易齋氏曰：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此說可用。東陽許氏折為四字解者非也。○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者相反。○離騷註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此謂古者小學之教，雖未至盡失其傳而已，不能得其全為可憾也。若大學則猶得其全。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

此指孔子所誦傳大學之法，以詔後世者言也。不必兼及十傳當時所誦傳，雖兼小學大學而今日所存則小學僅得其餘緒。惟大學則規模節目尚皆備也。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

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為同也。○因著二字所指為誰？曰：只謂此篇所載乃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即所謂古人小學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故長來入大學以長許多知見。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止之詳

此謂大學之法於規模極其大，於節目盡其詳，非謂孔子極之盡之也。據大學之明法言，明非支流餘裔也。○上文舉小學特以照起此段，故下云：蓋莫不聞其說，專指大學也。○規模節目規，所以為圓者，是一箇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廓也。

皆以其大綱言節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衆而小者言也○  
據先儒說規模之大者明德新民而止於至善也此皆以大  
綱言故曰內節目之詳明德裏面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許多節目新民裏面便有齊家治國平天下數端節目  
此皆大綱中之條件也故曰外此說恐未嘗依語錄及或問  
則明白是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規模之大小格物致知以上  
節節做工夫至齊家治國處皆其節目之詳也此乃朱子自  
下筆自立意自解說如此也蓋若只是三綱領為規模則究  
其實便就是八條目矣又何為規模何為節目何為大何為  
詳哉○語錄雖亦有便當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三項只作一

項意說非如新安陳氏之界然分貼也故下文曰不成只要  
獨善其身便了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此定說  
也

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專承此篇字說來不兼小學下同  
曾氏之傳得其宗○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作為傳  
義以解其意此與右經一章下註云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  
而門人記之之說似不同然實同也使十傳果出曾子之自  
作則誠意章不應獨有曾子曰云蓋作為傳義者曾氏也  
非曾子也曾氏與曾子不同前後自不相戾○所謂曾氏者  
指曾子門人之得其傳於曾子者也故曰作為傳義即所謂

四書卷之一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知謂知其書之有闕世教也後來二程子獨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發其歸趣可謂知其書者矣此知字亦且淺說不必說是真知而實用之蓋說得深便是傳字意了言孟子沒傳其道者已絕而知是書者亦鮮也如董子正心正朝廷之說韓子引之自平天下至正心誠意是蓋尚有知之者但絕無而僅有故曰鮮不曰無然序文本意是說孟子沒後便無有知此書者未說到秦漢以後須看下文自是以來字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

云

朱子常謂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記誦如鄭康成馬融劉原父之流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者愚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耶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

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雲峯胡氏曰此之虛虛

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朱子  
曰吾儒便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只  
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此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  
此正是高而無實也○佛老之徒其天資亦甚高自能清心  
省事至於輕勢利齊死生亦豈易得但能由此進學以充其  
用則可若止於此人人皆然則天地間自不容無許多事教  
誰理會天下其不至於相魚肉者未之有也吾儒則自有體  
有用內足以成己外足以成物大足以贊化育而參天地○  
俗儒無用異端無實皆言其不可以修己治人也

### 權謀術數

權謀者鞅儀之儔不必兼言管子為管子是孟子前人也術  
數焦京袁李之屬此皆係在自是以來之下○權謀術數一  
切以就功名之說說字何謂曰鬼谷孫吳輩皆嘗有一家言  
以傳於世

### 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

九流者儒家之外一曰道家清虛之教老氏之流也二曰陰  
陽家時日克擇之學也三曰法家專任賞罰申韓是也四曰  
名家專任名位禮數此謂近正但不能隨在致隆隨時處中  
也故亦為偏曲之學五曰墨家愛無差等者六曰雜家蓋工  
匠之類七曰縱橫家儀秦之學八曰農家農本國之本但亦

有挾其術以為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九曰小詭  
家街談時語零碎收拾以為有関世道也○醫卜之屬亦衆  
技也終非大道以其學沉於此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  
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  
吉叢厄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  
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入取於五  
行者也就此一端推之則惑世誣民之徒疑真有百家矣今  
世諸家之學所以少見者正以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  
行於世耳所謂大明中空燭火自熄使微數聖賢者出恐  
蟬噪蛙鳴或不止於百家也○俗儒無用異端無實權謀不  
不行也

### 惑世誣民充塞仁義

正術數不經百家衆技旁蹊曲徑耳此大學之道所以不明  
言諸家競起而世為之迷民為之欺而仁義為之充塞也相  
連說不必依胡氏謂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  
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此句  
該權謀術數及百家衆技不專帶百家衆技一族也何也之  
說之流二字相對而惑世誣民充塞仁義字與上無用無實  
字相對也○雜出乎其間謂衆民之間也上文出於其間間  
字亦同

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云至治之澤

使者孰使之指上文俗儒異端之徒○雲峰曰大道之要是  
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  
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  
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君子謂凡民之俊秀以上也  
君子治小人小人治於人者也

晦盲否塞反覆沉痼

晦盲不明也盲深於晦否塞不行也塞深於否反覆展轉愈  
深也沉不可起也痼不可救也此東陽許氏之說黃洵饒曰  
晦盲如耳目不聰明否塞如氣之不通反覆沉痼如疾之久

扶起扶倒之意按此八字意本相連今分而為三則反覆  
痼不見為愈深意且晦字未見是耳不聰否亦當為痞矣

天運循環

環圓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夫三代之隆  
天運之泰也周末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來矣  
無往不復也○言天運亦自有意所以作綱目必表歲以紀  
年而因年以著統亦默寄其意也而他日作周子祠堂記亦  
以道統之所以絕續歸於天雖孔子亦曰天之將喪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亦曰吾之不遇魯侯者天也夫天未  
欲平治天下也以此見天之一說自不可廢故聖賢往往有



四書家引  
大學卷之二  
屈於氣數者

宋德隆盛○隆高起也與盛義亦差別

治教休明○休美也治教之治去聲死字也治而教之之治平聲活字也

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 止 孟氏之傳

應運而出也○此句按張達善點本出字連下字作一句為是謂之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便見庶幾於聖賢之君作學校之政脩者矣謂之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以云云便有見得君子幸而得聞大道之要矣○接近代道學之盛者稱周程張朱四家就四家論之則張子宜少讓焉程子所謂非

睿所照有迫切氣象者也若周子之博學力行聞道其早太極一圖發天人之秘通書數章明理義之歸盖有盖世之德有萬世之功而二程之學實其所抽關而啓鑰也而朱子亦嘗贊之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矣今乃於大學序及中庸序及孟子末篇所引伊川之言則皆獨以程氏按孟子之統而全不及周子何耶間嘗以意度之或者大學體用全備之書中庸聖道極致之言二書所載同一理也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至矣盡矣再無餘法矣論孟六經所載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於大學中庸之述作雖未嘗預其力而朱子序二

書必及之者則以孟子平日所得於已所推於人所注意於來世者皆二書之蘊也若周子圖書所著其有功於來學固無容議但於大學中庸體用極致之理有未極於發越梯航來學之功有未極於詳備二程雖淵源於周子而其所自得者實多所發明者尤盛也故伊川在當時便以為明道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其祭劉質夫文曰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與斯學於既絕此類非止一二見豈顧恐沒其師之功哉又伊川先生既沒之後胡文定先生建言於朝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先生始發明之則以道學正統

歸之二程者蓋天下後世自有究極之公論而非程子所自擅朱子所能致抑揚去取於其間也若朱子所作周子祠堂記所謂上接洙泗千載之緒下開河洛百世之傳者蓋就周子所就之極功言之固不害於其言之並行也若張氏師曾所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朱子序文之意蓋主於書而言之故不及周子此其言之得失猶為相半至謂因讀祠堂記然後釋然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以道統之傳分為兩家者又全不可曉也姑記所疑○閣老李賢序二程全書曰周子雖曰默契道體而二程受學之後擴充廣大發明親切又有過於周子者張子雖云

妙契疾書而及二程講論之後盡棄其學而學焉實有迷乎  
二程者至於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又自神會心得乎二程之  
言而興起焉者也觀其於群書之中摘庸學論孟四書為標  
指而發明其理以示後學於無窮然則續孔孟千載不傳之  
緒者非二程而誰朱子嘗曰文章到歐蘇道理到二程方是  
暢愚意周子自是中興吾道之第一人二程則得其要旨而  
昌大之者也安得以二程昌大之功而遂廢周子開創之功  
乎如有周大統雖集於武王然周家宗廟必以文王為太祖  
萬世無容議也雖以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子思推本其祖述  
堯舜不以夫子之大而捨堯舜之聖也今伊川序明道先生

墓表獨以明道繼孟氏後來如胡文定朱晦庵諸先生遂皆  
惟二程氏推而不敢有所參評焉是固愚生之所未安也若  
謂周子於道學發越有未盡則伏羲神農黃帝為萬世道學  
之祖自畫卦之外他所發越以貽來世者有幾固未嘗見少  
於後世也又如顏子初未嘗著書垂訓其言行見於魯論者  
亦無幾然朱子固已謂顏氏之傳得其宗矣如周子之立德  
何所不至周子之立言何所不盡而二程後來所發越其要  
又豈有出於圖書範圍之外者哉夫學而至於一貫之地不  
容不以道統歸之矣况吾道中興之祖乎姑私記之○胡安  
國乞褒封程頤奏狀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

四書卷之一  
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  
口耳取世資而干祿利愈不得其門而入矣愚謂周子之功  
於是為大觀於其書可見矣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

自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至是始得程  
子知其為非常之書而拔之於載記之中也

次其簡編○編簡之成帙者也此謂正其錯簡處

發其歸趣○東陽謂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謂趣指趣也  
吳氏較自然歸要歸也此謂發明其道理處

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目而言

聖經賢傳之旨指其書中所云者二句意自不重

繁歟復明於世○於是向者俗儒之無用異端之無實與夫權  
謀術數及衆技之流皆在所黜而不得以惑世誣民矣

亦幸私淑

謂得程子之道於其三傳之延平李氏也蓋程子傳之楊中  
立中立傳之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及劉胡諸公朱子所  
從受其學者也○按性理大全及行狀皆曰先生歸自同安  
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李延平按年譜則云癸酉年夏將赴  
同安往見延平蓋先生是歲二十四登第始二年而除官至  
七月始至同安任年譜為是

與有聞焉○謂聞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旨也

猶頗放失○放散而不序也失闕文也○放如自康誥克明德

以下至民之不能忘也三章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釋止

至善一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誤在誠意章下云○失謂

如格物致知无傳

忘其固陋○忘不自知也固不通也陋狹隘寡聞也

采而輯之○采取也輯便得次序也指章句應上句放字

間亦竊附已意○張氏師魯曰間中間之間與補傳間嘗或問

間獨不類

補其闕畧○闕不完也畧不詳也指補傳應上句失字

以俟後之君子○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君子為學者

謂是傳來學之意非也此只如曰以俟知者之義本冉有所

謂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云

極知僭踰止未必無少補云

雖僭踰無所逃罪然實有補於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之脩

已治人亦孔子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之

意○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少

補云此兩句亦不可草草者過盖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三

王以至孔魯思孟所以為世道着力者要不過只是國家化

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已治人之方而已今既於此有補則朱

子之功近接程氏之傳而遠紹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孔子及孟氏之正統明矣所謂其辭雖謙而其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辭者

未必無少補云○謂國家之化民成俗學者之脩己治人必有取於吾所定之章句也兼補傳在其中○新安陳氏曰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復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序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教之以復其性凡四致意焉○朱子謂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於此書某於

大學亦然然則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愚謂者大學序末可以知大學一書之興廢始末凡人才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以安危理亂古之所以為古而後之所以不如古者大要皆可得而知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熄是書豈不傳於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

大學孔氏之遺書

此書乃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故曰孔氏之遺書。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此孔氏字當無孔子曾子說如云老氏釋氏亦非專指老聃釋迦也。凡為其學者皆是也。○論語注引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可證孔氏與孔子有別矣。且聖經一章亦疑其出於孔子之言耳。

初學入德之門

一說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途輒次第故為入德之門。而下却繼之曰於今可見。

大學亦名經。其言不盡心乎。○愚聞音大學字本。

四書章句  
大學卷之一  
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則所以明其所以爲初學  
入德之門也味此一句見學者當先讀大學書矣  
論孟次之

謂大學最見古人爲學次第其次則論孟亦可見古人爲學  
次第耳如論語志於道章與於詩章孟子盡心知性章人有  
恒言章亦皆有次第但不如大學之規模全備而節目詳明  
故云次之也○所謂論孟猶處其次者言其爲學次第未如  
大學之詳明也又或問自有亦可見矣四字可味今人多就  
說做以論孟次大學而讀非也○或問曰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絜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

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云云按此數段分明謂讀書者當以  
論孟次大學讀但據程子之言便見得讀者當先大學次論  
孟而後及於中庸亦可知矣○初學入德之門只依學而第  
一下註云入道之門積德之基之類看未說是當先讀大學  
至下文云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方好  
相接然如此說便已見得讀者當先從事於大學矣故繼以  
論孟次之亦見得當以論孟繼大學讀也自此與或問諸段  
相合而不相悖只虛心以程子之言誦之可見不可全以或  
問之言來填此數句也須安在言外  
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是字指大學按或問末云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  
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  
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  
幾希矣愚謂所謂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則是不由是  
而學也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則是差矣或問  
之言正與程子之意相發明也○一說是字謂先大學次論  
孟之序也曰如此說則當云必由是而讀焉且大學正學也  
合下便與空虛功利者相反對故曰孔氏云云二程遺書第  
二卷有曰大學孔氏之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可為斷矣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大人成人也或問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大人之學謂大  
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字當大學之大字  
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  
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着  
一者字是朱子解書用字眼分法例處○問年十五始謂之  
成童今十五所學者乃謂之大人之學何也曰十五始入大  
學非止十五而已也有十五以上則皆成人境界矣古人四  
十曰彊始仕是四十以前皆是從事大學之日也○或問云  
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  
小註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又曰小學大學只是一

四書章句 大學卷之一 三十一  
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其所以事親  
事長者是如何按此卽序文語錄所謂小學者學其事大學  
者小學之事之所以可見小學之不可忽不可缺也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問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視邪色口談不道  
之言以至手足舉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  
念處截斷不續耳目言動皆然此之謂收也既能收其放心  
德性自然得其養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  
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此說最好蓋於邪思妄念截斷  
不續則此心已入於法度之內矣此之謂收

察夫義理措諸事業

王溪註察夫義理是格致措諸事業是齊治平愚謂事業無  
誠意正心脩身在或行之於身或措之天下國家者皆實事  
業也或謂誠正脩是事齊治平是業此說未穩蓋事業二字  
對上義理而言義理二字固不容分屬格物致知也

薰猶冰炭之相反

薰香草也猶臭草也冰冷而炭熱炭火之方燃而未灰者不  
可以死炭言

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

註云扞格抵牾不相入也○學記註扞拒也格本洛字地堅  
凍難入也○或問云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小註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  
十未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  
蹉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劄住或定脚跟  
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  
十歲立定脚根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  
悟亦只據現定劄住硬寨做去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敬所以爲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以其心常在故能照  
許多事爲而不失而不可以頃刻不存焉者雖已到聖人地  
位然一時不敬則爲惟聖罔念此堯舜之所以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也况始學者乎

涵養本原○註云卽前所謂收放心養德性  
開發聰明進德修業

註云開發聰明格致之事進德誠正修事修業齊治平事問  
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  
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亦只放下這  
敬不得陳北溪曰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盧王

溪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學之始  
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  
德一句為篇首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  
綱領也

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

記禮運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註云會合也物合其則也如頭容宜合  
於直之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此註未穩蓋人之肌  
膚元有箇會處筋骸元有箇束處惟心所運行而已心存而  
不放則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自然凝固而不解非強制之謂

也且註以頭容直為固其肌膚之會手容恭為固其筋骸之  
束亦牽強分別耳

身心顛倒眩瞽迷惑

眩瞽甚於顛倒迷惑甚於眩瞽○朱子曰今人不曾做得小  
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  
的繼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  
物以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主一無適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曰如讀書時只讀  
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

裏○又曰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底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北溪曰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別有無適之功也

整齊嚴肅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王溪廬曰主一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便只說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

常惺惺法

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又曰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端嚴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惺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書儒喚惺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惺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又曰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又曰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其心收斂不容一物

四書卷之四  
大學卷之一  
五十四  
祈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字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實只一狀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其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問外面整齊便一時

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

有敬則有心無敬則無心矣無心則無事物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誠無物也○無一動一息而非心所役運且如今一日寫出數萬字來實無一點一畫而非此心所役也若一點不出於心則雖點而不能

四書章句  
大學卷之一  
三五  
善其點一畫不出於心則雖畫而不能善其畫惟以此一端  
驗之則可見萬事皆不可無敬一不敬則事皆非其事矣可  
不謹哉○陳氏曰身者一心之主宰敬者又一心之主宰  
大學之道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如在大學則明德新民止至善即其  
理之當然者也故章句亦有三箇當字○道字前輩訓作方  
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以異而不知所  
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  
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  
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

在明明德

下明字連着德字上明字是用工字然上明字亦因下明字  
而生蓋德本自明而或為物欲所蔽今則從而明之使不蔽  
於物欲而已所以謂之復其初也○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  
貼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  
又在各止於至善○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  
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德者得也此箇明德實得之天之明  
命所謂天命之謂性故曰人之所得乎天云云也○虛靈不  
昧○大學第一字是明字明字第一義是虛字惟虛則靈而  
德之所以為明者盡於此矣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

虛也。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虛也。所謂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者存此虛也。所謂發而中節者亦不過虛以應之而已。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亦不過充此心體之虛而已。虛之義大矣哉。學而有得於虛焉。至矣。蓋虛則自然靈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者也。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佛老之得處亦在虛上。其失處亦在虛上。蓋吾儒之虛。虛得活。佛老之虛。虛得死。殺也。○虛靈二字有動靜體用之分。王溪云。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心惟虛則靈。故心有所忿憤不虛也。則忿憤不得其正而視不見聽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矣。何靈之有。○人之所得乎天。一條小註詳矣。又當知此是以心言而理在其中。心所以能涵萬理者以其虛也。人之五臟惟心獨虛而靈不與他臟同。虛則有以具衆理。靈則有以應萬事。能具衆理而應萬事。此所以為明德也。○朱子曰。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又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的是心。實的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此皆切要語也。○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但中庸性字。無人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同矣。○或問云。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何謂天道。何謂造化。曰。天道其本體也。造化其功用也。造者



自無而有也。化者自有而無也。○天道流行。○不言地者以形言則天之形包乎地之外也。以氣言則地之氣實亦天之氣也。生物主宰全是天。只借地以發育之耳。故地非天敵也。言天則地在其中矣。○或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如何說地之氣亦天之氣曰凡萬有之生長收藏其形雖寄於地其氣實得之天。不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若夫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雲固陰氣之上騰矣。然究其極天地間本一氣之流行故必天將降時雨然後山川始出雲雲雖從山川而出其實陽氣之所驅也。顧人多不察耳。○黃河僦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愚

謂太極即天道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道之流行此天是專言之者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黃說固是但太分截有似乎天道自天道流行自流行耳。○天道流行猶云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單言萬物則人在其中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此蓋根極天道之本體言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亦是先有理而後有氣之說歟抑非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何如。朱子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朱子此說愚尚體認未  
直蓋既曰無氣則理無掛搭處氣為金木水火理為仁義禮  
智則是就人物言矣就人物言何謂必先有是理而後有是  
氣哉○節齋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  
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  
明不合理氣則判為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  
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質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  
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故曰象數未形而其理  
已具之稱形氣既具而其理無朕之目愚謂以情性喻理氣  
終未切當○嘗疑理氣是一齊有底朱子謂必有是理而後

有是氣雖就天道本體言然天道本體豈容無氣耶無氣又  
何以為天道耶愚於此終欠體認也○氣以理為主但理全  
而氣分故號理為太極也故謂必先是理也愚此說庶幾可  
解初學之疑耶○愚謂理全而氣分理統乎陰陽而不倚於  
陰陽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陰陽則各滯於一隅矣故曰形  
而下者謂之器其實道不在陰陽外但以其不倚於陰陽故  
曰形而上也或問謂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  
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愚謂天  
地間無懸空之理此處雖先言氣後言理亦可也今乃先言  
理而後言氣何歟且若未有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不知健順

仁義禮智之性當安在何處也。但或者謂先有氣而後有理，則是全不知理之所以為理，而亦不知氣之所以為氣耳。○愚意天地間元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但自造化言，則氣分為二，而理無有二。實能主宰幹運之，所謂一故神者也。故理尊於氣，而得太極之名，是亦可先言理，後言氣耳。若自人物言，則有一身之氣，便有一身之理；有一髮之氣，便有一髮之理。其理不獨全其氣，不獨分也。理不獨全者，四端萬善，其分固殊也。氣不獨分者，有生之初，便全賦以一生所受用也。○凡立言當隨所在。如理氣之說，若主造化，則當先言理，而後言氣；若主人物，則當先言氣，而後言理。蓋理氣無先後。

言理氣則有先後也。魂魄五臟百骸之身。○陳北溪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為先，既而體凝焉，則魄次之。魂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貫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徃而無不定者也。○盧玉溪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人之生也得陽以為魂，得陰以為魄，得五行以為五臟。故肝屬木，心屬火，肺屬金，腎屬水，脾屬土，而百骸又無非五行之所貫徹也。如鼻屬土，口屬水，目屬火，左耳居東屬木，右耳居西屬金。此見事林廣記此外五行也。又按洪範皇極，人體性情圓筋屬木，毛屬火，肉屬土，骨屬金，皮屬水，是又一項五行也。又按群書備考，數有五，指五

會六腑九臟九竅之類要亦不外乎五行耳此或問於理所  
以只言健順五常而於氣則言魂魄五臟且又言百骸者以  
百骸總屬五行也如云五常百行百行亦豈有出於五常之  
外者哉○百骸之身亦非恰好是百箇骸也如大傳云二篇  
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朱子亦謂天地間  
亦非恰好只是萬箇物也槩言其多耳○周子所謂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此也○王溪曰真以理言而  
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雜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  
氣之無間凝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先言無極之  
真後言二五之精此亦自造化言理全而氣分是理尊於氣

者故先言理後言氣也○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  
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為  
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  
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  
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  
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興  
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  
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言利欲昏  
之而不及氣稟者蓋以其為利欲之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  
亦不待言矣故或無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可以該夫

物欲又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  
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  
之以復其初也○此一句實朱氏所學之家法亦從古聖賢  
為學之通法也至朱子屢發之以開示來學故此云當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致曲章曰其次則必自其  
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孟子人皆有不  
忍人之心章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  
其本然之量云而傳之九章亦曰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  
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蓋學者惟不欲為聖賢之學則已但欲  
為聖賢之學即便是這箇模子外此再無別法以此見孟子

擴充之說大有功於來學而孟子蓋又得之于思致曲之說  
歟抑其所由來者遠矣○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遂明之者格  
物致知以啓其明之之端誠意正心脩身以致其明之之實  
也○味遂明之三字便見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  
或問云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  
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即其所養之中是  
承上文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云也養即所謂  
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也致知格物只曰啓其明之之端見  
明德實工夫全在誠意正心脩身上其格物致知特以為誠  
正修之地耳

在新民

新民之事只是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而新民之止至善亦不外是矣○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為施教化之地也故使民樂其樂利其利者正為新民之事而理財用人皆明明德於天下者之大節目也孟子論王道亦必先之以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然後及庠序孝弟之教可見聖賢元不迂闊也時文中無用及此論理則然也○或問云是則所謂新民者而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王溪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

益之○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此解字義其實只是明德新民之所極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民只入在這兩箇圈子裏○新民止至善此主在上新民者而言非謂民德之新亦皆必止於至善也其勢安得盡如人意觀夫沒世不忘一節亦可見其主在上人言矣但新民者本心固未嘗不欲民德之新各止於至善也○事事處得恰好便是止至善其事總歸之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况二者又自相須故曰修己以安百姓而傳者之釋新民亦必以自新為之本也○至善者事理當然之極致舉其目之大者而言則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國人交之信各有箇所當止之地是也以

此自盡者明明德之止至善也使人皆有以盡乎此者新民之止至善也○止者未至其地則求其必至不然是不當止而止矣既至其地則止而不遷不然是當止而不止矣○明明德新民只是去人欲復天理而已故章句末云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至此則即中庸之中也故或問又云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至善是無過不及所在不必於止字上分必至於是不遷為無過不及也○止至善若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猶或未能脩其身則是明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

知之致也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脩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之止至善亦然此說似可然猶未為精當○一說必須兼格致誠正脩之功然後為明明德又必物極其格知極其至意極其誠心極其正身極其脩然後為明明德之止至善否則雖亦格物亦致知亦誠意亦正心亦脩身然安於小成未至其極也新民止至善亦然若止是數者兼備謂之止至善則大學於明德新民之外亦不必更立箇止至善之名曰矣蓋若能格物能致知能誠意能正心而猶未能脩身則於明德一箇圈子尚未填得滿在而况可謂之明德之止至善

乎○問十有五年以上安可便責以明明德而遂止於至善哉况庶民俊秀四十始仕在大學中又安得遽有新民之責哉曰明明德而止於至善此固非旬時歲年工夫所能就者故自十五便教之以此元不以有位無位而有所作止也且明明德於天下條或問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又不必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乃然也雖終身為庶民亦當有以明其明德也惟新民則是大學中所素教而預養之事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范文正公自為秀才時於天下事便都一一理會過也○或問云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

法度為足以新民者

云

小註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而以

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着工夫便做不徹湏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入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凡事皆有箇天然恰好處所謂天則之妙也人只做得合他時便是止至善也至善無過不及○大抵聖人設教只是教人為入而已學者之學亦只是學箇為人而已人之所以為人者明德



也故首以明明德然人人各得是所以為人之理也故次之以新民而人道自有箇至中至正至精至當之所在加之毫釐則太過減之毫釐則不及者也故又終之以止至善至於止至善則所謂成人而學之能事畢矣此固聖人立教之本意聖經立言之本旨也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謂之綱領者以其統乎條目也謂之條目者正以其隸於綱領也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知止而后有定止慮而后能得

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即傳之二章所云安所止也○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

故章句

云

或問

云

又如中庸言道而加之云君子之道

以其為君子之所當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意之精有如此○知止而后有定

云

譬如良醫於百病所治之方無不

精熟則雖未臨病人然於治病之術挾之有素胸中自有主宰不患臨症迷方矣故隨人所請治一時便能審病症察氣脉而以其素所精熟之方應之無不中其病矣○或曰章句云志有定向而或問曰皆有定理又曰理既有定改志為理不同何也曰一也或問雖以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而何○定而后能靜○大抵外物所以能動其心者只是見理不真而胸中無定力耳

故曰定而后能靜○定則惟理是主是非眩他不得故靜而不妄動○靜而后能安人之一身以心為主心苟靜而不妄動則此身隨其所在而無不得其所安矣○安而后能慮全在日用之間從容閑暇上故曰能定而后能慮朱子曰今人心中搖漾不定叠還能處得事否人處事於最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慮只是以平日所知者再審一審○或問曰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相遠其間四節云朱子曰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總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又定靜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

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饒氏曰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朱子曰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知止而後有定者事豫吾內也定而後能靜者內有主也靜而後能安者心泰則身隨之矣安而后能慮者猶止水能照物也慮而后能得者不慮則率意任情亦無由得其理矣此節承上言明德新民固皆欲止於善而其所以止於至善必自知止始知止則定靜安慮而得矣看或問推本二字見

得全重在知止上蓋深欲人端的所知於其始也或問中鵠  
之喻尤明○味經文數箇而后字可見聖人於此極有不敢  
易之之意故示人以先務知止也○知止而后有定至能安  
猶孟子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也皆事物未感之前也慮  
而后能得猶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既與事接矣可見孔顏曾  
孟一道也大抵聖賢所說多有不同而其指同或其指異而  
其歸同者蓋萬古一理千聖一學自有不容不同者若不同  
則異端矣此狀地所界限最嚴也或謂靜與安皆以心言非  
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  
曰懷土謂溺於所處之安此可證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

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或曰小註又何以謂但有  
深淺曰不但其心靜又連其一身皆安非有淺深而何大抵  
身以心為主也蓋有能安而或不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  
未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靜靜而不能安者○知止  
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或以定為意誠靜為  
心正安為身脩蓋承知止為物格知至言也然則又將以慮  
與能得為身心外事乎殊不成說話若只說到身脩住則此  
條豈惟明明德得所止而已乎按或問云格物致知所以求  
知夫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下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乎  
至善而止之也朱子自有明解矣何乃妄為之說邪○至善

即中也知止一條惟精惟一之事也○朱子以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然則凡從事於大學者可不知標的所在而勉勉循循以求必至哉故程子兄弟為學合下便以聖人為師或有以知止有定一條為釋格物致知之義○方正學先生題大學篆書正文後云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宋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今書為憾童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相皆謂傳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

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辯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辯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為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世之君子耳世之詭詭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堯舜孟子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

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乎

前輩更定大學經傳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云未之有也

###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堯舜之智而不偏物急先務也

###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清竊謂諸先所定亦有未安者看來當先以物有本末一條

云然後續以知止而后有定云而終以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云如此則由粗以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為

學次第也今以知止居前知所先後居後則次序顛倒文理

俱碍矣故清亦未敢全以為然竊復更定于此以後後之君

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今本以物有本末之物為明德新民其實亦有所未安故愚竊取方公之論而私錄之於此且其言曰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亦朱子之所取也最見得到○或曰如子所定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只用物字承之足矣事字又從何而來曰有是物則有是物之事實用上於格物者自知之○或曰格物致知之義何用說到能慮能得之境曰

必知止而后能定靜安慮以至於能得此所以必貴於知止也不然終無得於道矣夫知行豈可判然為二哉但始求知時便是要為踐行之地矣故如此立言○朱子所定是誠可疑蓋既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先後之序已自說出盡了其誰不能知而又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為重複而有滯乎况知止內則能知明德新民知止能得之先後矣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又不該別立釋本末一章且又缺了釋始終之義是誠有可疑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明明德在己者新民在人者一內一外之相對也故曰物事則一貫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工處知所先後也故或問既曰進為有序而小註又云不知先後便倒了

可見先後自重不是全未下著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即便為近道耳○此近道與忠恕違道不遠一狀故不必指為近大學之道蓋非為大學之道道字不足以該天下之道也只是於詞氣之間欠寬平不類古人言語氣象耳所謂平地鋪着看何傷中庸忠恕違道不遠亦不必說是近中庸之道道是天下古今公共物事○近道黃氏洵饒以為是聖人之道此亦無傷要之聖人之道亦只是大學之道故管仲之器小哉註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可見聖賢之道即大學之道也大學之道所該亦廣矣○近道猶自今日言○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可見三綱領之有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云云  
又見八條目之有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一條

此舉古人為學次第以著綱領之條目也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不曰古之欲平天下而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人已一理其治人者不過推吾所以自治者以及之耳或問所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也又云篇首之言乃一書之綱領而明明德一言又篇首三言之綱領也問此處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已之明德耶抑天下之明德耶曰畢竟是已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

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天下之人自公卿大夫以至士庶人皆是也明明德於天下其實則是謂明天下之明德也章句或問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不但明一已之明德而必明天下之明德此之謂明明德於天下如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者元不在盡其性外亦吾有以盡之也八條目其實一明明德之貫通○明明德於天下語意猶云行道於天下耳章句及或問為要得此意明白故多著字以發之而讀者反泥以為明德字屬天下蓋誤也故先儒謂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為一書之綱領而明明



德一言又其大綱領者也蓋以其於治已治人皆說得明明德也如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並舉之則為三若統而言之則夫盡人物之性要亦盡其性之分內事也此說未知是否但以明德屬之天下之人愚意有未安耳章句及或問之言則在人所體會○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之明其明德而已○或問釋明明德於天下云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已足矣而又曰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者以身之所接者言也然只及家而不及國與天下且上去却格物致知者但責以其所可能者耳或

問雖解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其實不是明德與新民平重其曰極體用之全者亦不過謂只是一明德之貫史氏伯璿之說全謬蓋其失在不詳下文許多次第且其解章句使字尤謬也○新安陳氏謂或問釋明明德於天下只云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不曰各格其物各致其知者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故也○一說此說未是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脩身便包格致誠正况庶人既不能格致又安能誠正乎或問只是舉此該彼為省文之計耳且民不可使知者聖人無可柰何之詞也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覺謂悟其所以然也伊

尹本心亦未嘗不欲使斯民之盡知道也至於卒不可使知則堯舜其猶病諸之意也大學示人以明德新民之標的固不宜先自為無可奈何之計也故新民亦欲止於至善此說更是○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只曰治曰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見其餘也至於下條又只曰天下平又可見此條首舉明明德之不為無意○平天下者必使天下之公卿大夫各舉其職使天下之士農工商各得其分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一人之不遂其生全之天無一人之不歸於皇極之內以至四夷八蠻之歸心鳥獸魚鼈之咸若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北彼此如一均齊方正乃所謂平也

○先治其國則內而朝廷外而四境人人皆欲有以明其明德也齊治平皆新民之事家曰齊國曰治天下曰平字各有當宜細玩也○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是之謂齊

### 先修其身

身只對人而言觀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之義亦可見

### 先正其心

正心者靜亦靜動亦靜所謂密察此心之存否也心統性情如何不兼動靜○朱子小註謂心兼動靜或謂動即意也以

意對心似專指動然考之後註曰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  
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或問又引孟子曰操則存曰  
求其放心可見只是指所存主處言非專指靜時也大抵正  
心正是尊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存心兼動靜無疑矣○意  
者心之所發也未發之先心固在乎曰然既發之後猶有心  
在乎曰然然則心兼動靜或靜而未應物或動而應物皆當  
敬以存之矣夫心對意而言則為本體不必謂正心之心全  
是體而以意為用也如彼說則將以心意分動靜相對工夫  
矣

正心誠意之別

看來心只是存主處意則心之苗也若不先誠其意則惡念  
尚未除欲正其心得乎○意有善有惡意既誠則善惡關已  
透了其或心不正身不修者只是不免有所偏滯而已却非  
惡也正所謂正路上差了脚故曰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問按傳之七章忿懣四者皆心之用也若意則心之發  
同乎異乎本體只是心心初發時有善惡兩路是意若心之  
用則全行出外來却又在意之後矣但誠意之後已無惡只  
有偏耳○心體要虛正心敬以直內也意之發便要斬截向  
正路去不干於邪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人心之所以不正者大槩皆妄念有以撓之也去妄然後可  
以存其真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意者心之萌也心  
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心之時分多意之時分少○或謂正  
心是靜而存養工夫誠意是動而省察工夫先省察而後可  
以存養然則所謂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非歟而所謂  
心之用者又將何所歸歟其說恐非大學本指也○正心只  
是主靜之法靜亦靜動亦靜也故曰敬以直內誠意者致謹  
於動之端也蓋一念善惡分路之始也別是一閉頭也故另  
為一目周子單言主靜則自善得誠意矣若以敬直內義方  
外對言則脩身以下皆方外之義而誠意正心皆屬內之義

矣○意與情不同意者心之發情者性之動情出於性隨  
而應無意者也意則吾心之所欲也視情為着力矣心之所  
之謂之志心之所念謂之懷心之所思謂之慮心之所欲謂  
之慾此類在學者隨所在而辨別之然亦有通用者章句舊  
本云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歟其一於善而無自  
欺也後依沈本改云必自慊而無自欺也以愚所見元本尤  
為明白蓋意之所發有善惡一於善而無自欺則意誠矣無  
自欺就見得必自慊且先之以一於善字面尤見端的意者  
此其定本歟

先致其知

誠意者實於為善去惡也。然不能致知，則何者為善？何者為惡？蓋有不辨而錯認者矣。或問：謂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致知者，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吾之知識，是元有底，所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乃良知也。然良知只是赤子之心，未能擴而充之，以至於無所不知，故必推而極之，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然後為能盡乎此心之量也。○知者，心之神明，即心之靈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妙衆理而宰萬事，是解知字。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解心字。然心是有知之物，而知即心之靈也。故所解之文大同小異。○致知者，因其所已知，推之至於無所不知也。已知者

知其大槩無所不知者，知其細微也。

致知在格物

上文不曰在治其國在齊其家，而必曰先云者，可見後面節節有工夫，在不是國治了而天下自平，家齊了而國自治。故下條章句下可得字，惟致知則在格物而已。格得一分物，則致得一分知，格得十分物，則致得十分知，無復先後之可言矣。○自誠意以下一件，自為一件，惟致知格物通為一件。故曰在格物言致知，更無他術，只在格物而已。然既如此，則只言致知或格物足矣。又必兼言之者，蓋格物是積漸工夫，致知是求到那一旦豁然貫通處。○或曰：格物直用以致

知致知全在於格物二者本一事何必分兩目耶曰格物是逐件事致知是全體事聖人蓋恐人於物不能盡格故又為致知之日以要其成也苟欲致知而不先於格物則又無以為之地矣故兼以為教如正心誠意亦必兼舉者意又是心之念頭緊要處也○格至者謂必到之也章句曰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明白切當而痛快無以加矣只要人如此實用其工此格字最難解非朱子不能定○格物工夫要不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按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曰於其所當然者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集

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依此則所以然處是天命然事事物物各有箇所以然處謂之天命蓋究其所以然之極致也○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舉其大略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群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

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紀綱文章百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其行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本根大本所在所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是不容以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此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也其可已乎必使群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無負也其可已

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缺者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其可已乎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者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哿矣富仁哀此筮獨也必有百畝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必有庠序孝悌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又豈容已乎是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朱子曰君之所必仁蓋君

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為君子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則所謂天命之意即為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不可易則是天實使為之也欲數口之無饑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決不可易矣既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為之也然究其所謂天實使為之者即天命之性之仁所為也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又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

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推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所當然者有表裏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當然者為表為粗所以然者為裏為精蓋在表在裏各有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憑也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以為知其所當然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為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同且聖人之知所以然尚俟於知所當然之十年後乎曰論語之言本夫子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固不必太泥但要其實則學者之格物誠非可以旬時之近而遂至於知至之境也世間容有格物窮理至數十年而終身



四書章句  
不能知至者如今之皓首窮經而不能得其理之所以然者  
何限論語分四十而不惑為知所當然五十而知天命為知  
所以然固為近似而有理也○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  
求其所當然便并求其所以然乃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成  
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為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  
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方格物之時其所以然者固亦  
有得但未能盡得則猶未可謂之物格而知至也至於物格  
知至之時則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觀衆物與無不字面可見凡其所以然者悉為我  
得矣此論語所謂知天命者也是二書所註初看若有不同

終則實無不同也○孟子之言知性舉成功而言者也是物  
無不格時事應上文盡心者言也故知性與知天是一時事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以成功言故集註云知性則物  
格之事不曰格物之事也盡心則知至之事不曰致知之事  
也○格物以致知時物未盡格知未便致也物格而知至時  
物無不格知無不至也有此分別○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亦皆以成功者言若論用功則十五而志于學時已用  
其功矣但聖人謙退以為四十時猶未便能知天命猶只是  
能不惑而已○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  
亦有以逐事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即天道

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者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要之大學之格物則兼是二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始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物格則與知至同時矣知至則知天矣故知天命當以全體者言若乃格物時雖亦有得其所以然者然猶未全也未可便謂之知至未可便謂之知天

命但統論聖學全體則其知所以然處便是知天命也夢中有云四十而不惑謂能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五十而知天命則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之域矣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何哉蓋萬理悉聚於一心理之聚於心者謂之性總其綱曰仁義禮智而吾心之仁義禮智非出於人為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之降於人者也故孩提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見孺子入井自然怵惕之心生遇噍類之食自然羞惡之心生所以然者天也人能見得此意分明自然勉勉於善有不容已者矣故曰知至而后意誠知至則知天命矣○不可因論語言四十而

四書章句  
大學卷之一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分格物專為知所當然知至專為知其所當然也蓋格物時便當兼求其所當然然必至於知至時乃為能盡得其所當然也此有用功與成功之分逐事與全體之別此說庶幾為定論○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故知其性則知天矣但得夫逐件之所以然亦自通融夫一本之所以然矣若以萬物各具一理為所當然者萬理同出一原為所以然者則未然也蓋各具一理一理處已有所以然之說或問載朱子小註亦有此說○小學集解於題辭下引勉齋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有所以然者矣雖是逐件之所以然其實所自出者同也故曰大本者天命之

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也逐事之所以然小德之川流者也全體之所以然大德之敦化者也○大抵天下之理總括於五性而五性出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又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此理也其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者也○一說凡事理之究極當然而不可易處即天實為之也便是天命如論語君子有三畏章集註曰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夫大人聖言於天命若無與也而今乃曰皆天命所當畏又曰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正謂其即天命所在也此亦可見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此愚所謂逐事之所以然固出於天

者也但有逐件全體之分必得其全體方為知至方為盡心  
方為知天命耳非謂前此全無得於其所以然者也曰五十  
而知天命要其成也曰四十而不惑者未許其至也此聖人  
為衆人設也若聖人則奚拘於此孟子言知其性者即衆物  
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言盡其心者即吾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也一時事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曰知其性則  
知天矣○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  
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  
此之謂物格由是而往則意可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可正  
而無一息之不存身可修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故謂致知為

夢覺關也○按或問云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間者  
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此以其當然者言也繼之曰是皆得於天之所  
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此則下文所謂其所以然而不可易  
者也又曰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  
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  
身之所具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  
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  
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遠

四書蒙引 大學卷之一  
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此亦以其所當然者言也而繼之曰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是即上文所謂是皆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即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也朱子之言之精密類如此○雖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然不格物以致其知則其所知者或得於此而遺於彼或得其粗而遺其精或失之過或失之不及甚者孝或陷於

而或敗子信或為尾土之信義或為楊朱之義所謂理有未窮知有所蔽此所以貴於格物以致其知而陸氏之學所以深見非於朱子者也○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者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元不相離此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致知在格物此所以異於異端之外物以為知也○此條大槩只是循八者之序而各反其本使人知所先務之為要耳非固謂必先了此而後可及彼也如必待格物一件既透然後進於誠意則格物致知工夫亦須費許多年孔子亦云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然則人生百年之內當何時方得了此八事也○中庸之學問思辨者格物致知也所謂篤行

者誠意正心修身也或曰篤行無齊治平非也中庸云止  
言誠身之事也八條目以明德新民分配說則格致誠正修  
為一節齊治平為一節若循其次序而槩約之則格致為一  
節誠正修為一節齊治平為一節故朱子又有要做三節看  
之說此說正與知止能得合○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正  
心修身是體其所窮之理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推此理於  
人也可見明德新民一理也○聖賢極致只是天德王道而  
天德王道必自聖學始就此書言之格物致知聖學也誠意  
正心修身天德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也有天德方  
可語王道有聖學方可語天德此自足以見二綱領八條目

之序矣

物格而后知至一條

物既格則知便至知既至則意可誠意既誠則心可正心既  
正則身可修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逐節皆用一可字其意  
方完若曰意誠心便正心正身便修云則只用一箇格物  
而諸事都完了而又何用八條目又何用曰誠意曰正心曰  
修身云或問雖無可字然其意決不是說此一事既了  
那一事便都了亦不過欲人知所先務之意故為是抑揚之  
詞耳若章句自是精確朱子凡更幾番刪潤不可加減一字  
者也或問又是敷衍辨論說話難以逐字逐句秤停○上條

云明明德於天下而下條云天下平便須知必是天下之人  
皆有以明其明德然後為天下平也○或以明明德於天下  
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目物格而後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  
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  
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  
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其所以  
不曰格物致知則知所止誠意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而必  
曰物格知至曰意誠以下者順知止能得之義而云非固以  
貼後條意也蓋明德新民以用工而言格物致知一條亦以  
用工言者也知止能得以成功而言物格知至亦以成功者

言也故章句如此體貼若朱子果是分貼兩條之意則必不  
於上條先着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一句矣

格物致知 兩條

小註上一節以用工言下一節以成功言此自無害於覆說  
之義而今人痛非之何也嘗有問思無邪無不敬之別者朱  
子答云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事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  
以此觀之用功成功之說何害○一說既曰覆說便不是逆  
推工夫順推功效矣曰聖經本意固無工夫功效之別然上  
云致知下云知至其字語展轉之間固不能無工夫與功效  
之別矣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一切一齊也刀之切物至齊者也此一切之義所由取也○或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是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庶人是庶人中俊秀乃養之於大學之中者故亦責之以脩身以為齊治平之本也曰然則天子亦當只是天子之元子而未即位者耶是不然大學說話都是虛設箇規模如齊治平一皆是後來事未必在大學中便令家齊國治天下平了聖經所言只是論其道理以教人也○天子有天下與國家者也士庶人有家者也諸侯鄉大夫無有國家之責者也是皆當以修身為本也○正心以上為修身而設也齊家

下自修身而推也此是聖人於八條目之中舉其最要者言之然本字還須與下文同對末字言也見得是以身對天下國家與或問同不可謂格致誠止亦以修身為本但欲修身則格致誠正四者皆不容缺矣○只云皆以修身為本則格致誠正在其中矣本字何嘗與下文不同其本亂不能格致誠正以脩其身者也○一說此與下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不同意非可以一正一反言故章句明分為兩節或問合而為一者非未定之見即門人所記者也如中庸章句首章喜怒哀樂之未發一條註云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語意既屬之上文總註又曰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



四書象引 大學卷之一  
聖神功化之極夫謂之終言聖神功化之極則喜怒哀樂不該在其中明矣而或問乃以合致中和為一段如此之類不可強比而合之姑記以俟知者○據上節味之格致誠正四者只該在脩身字內無預於本字也本字還是對天下國家言味章句意亦然畢竟是同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者無他人只一箇心其心既預於此又安能仁於彼者哉况厚薄亦不同科耶或謂亦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知此特其情欲所繫而已豈直道心之愛也哉且其愛亦多不終○齊家治國平天下大抵皆主教化言或謂平天下必先治其國以為之規模治國必先齊其家以為之規模辭若不背然細味之

便不見得明明德以新民之意蓋齊治平都是使人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是皆以脩身為本而章句曰齊家以下則舉而措之耳下章又曰作新民曰一家仁一國與仁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蓋大學所謂新民合下便主教化

通經之一章大抵都是孔子述古法或全是先氏所述者不可謂某處是古法又某處是孔子論述之言○血脉貫通者人之四肢百骸雖各自為一體然惟血與脉則實相貫通故朱子借此以形容之○連文理接續都是假借形容字樣中庸所謂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者亦然○文如云鳥獸之文理

是王之理也其勢皆相接續文理接續只就一章之內言其  
逐節意義之相承非通言十傳相承也○文理接續就過度  
處說血脉貫通就其中指意說

四書章句  
大學章句卷之一

